金鋼鑽

農髯題

今日一張　售洋二分

第九十一號

本報三日出一張　每月…　全年二元　外埠加郵費

廣告刊例
（頭等）封面分格計三英寸寬三英寸高爲一格每期每格洋二元　中縫分三段每期每段洋七元二角
（二等）價照頭等減半

應時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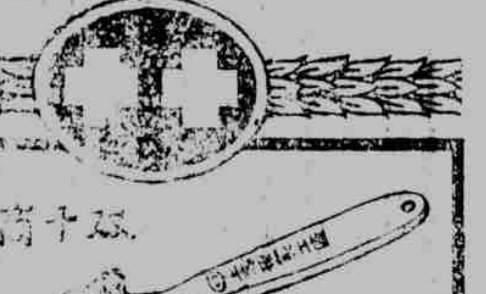
（愛國）捕（蠅蚊）器　一打洋七角半　一百只洋六元
（南化）避疫殺蟲臭藥水　一磅每瓶九角　一噴筒每只八角
（雙十字）自來水撲粉袋　洋一加侖每瓶一元四角　每個洋三角半
橡皮粉袋　甲種每只洋七角半　乙種每只洋六（內各附粉撲一個）
標準警笛　每只洋七角半

勞合路南京路口　聯益貿易公司發售

上海望平街興藝美術社
專畫封台照相　背景
◀文其他客相美術品概有應有盡有▶
備有樣張辦法詳細價例函索即寄
社長張聿光　主任葉士玉　謹啓

亞林防疫藥水

本廠自製亞林防疫臭藥水。原料純淨。氣味濃厚。有辟疫解穢殺菌消毒之效。功用勝於舶來品。且無沉澱泛油諸弊。
甲　原桶四十介侖分售
乙丙丁…門售　一介侖每叮洋一元三角半　介侖叮七角。
上海五洲大藥房發行。



國產牙刷

質料堅固　式樣時新
總父商標　人人歡迎
之價低廉　…克己

總發行所　南京路望平街口

上海遊民工廠　基金　還本債券
第壹獎　五萬元
七月初一開彩
購請從速

七星牌香烟出世了

最高尚的國貨　諸位同胞注意

七星牌香烟。選最上等之煙葉。用最完善之製法製成。以致品質特高…

內務部化驗　農商部註冊

袁製**痛瘋骨痛露**　大洋六角
專治歐濕痛瘋、節骨痠痛、一切筋骨疼痛等病、

袁製**解毒止痛露**　大洋七角
此露清濕熱、除血毒、治花柳一切疑難毒症、取效如神、

近多做冒　務要認明　金雞商標

上海英租界西新橋北首
濟華堂藥房發行
各埠均有寄售函購款到即寄

醫製半夏麴

止咳化痰生津潤肺　每盒一元

上海粹香盧大藥房

藥到病除　永保不發

大埠戶口繁盛之區　無日無之……梅毒……

主治　新久梅毒　五淋白濁　魚口便毒　下疳潰爛　筋骨疼痛　周身紅點

服法　每日飯前分早中晚三次每次吞服二片

價目　每瓶一元七角五分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中西大藥房
分發行所本埠中法大藥房　外埠中西大藥房及各大藥房

神效濟公水

▲夏令衛生的要品
▲家庭行旅的良伴
▲驅疫的先鋒
▲疾病的勁敵

藥學士曹志功先生…
專治各種急痧　兼治…
臨時不及　有害藥物
價目　每瓶洋五分…

總發行所……
總經理處……

綠牡丹集出版

內有戲裝小影四十餘幀　皆用銅版精印每幀均有名人題詞　用精印與手跡無異

洋裝一厚册　定價實洋一元

總發行所　上海……
代售處　金鋼鑽報社　各大書局　大世界

芝進腳腫

一治濕熱下注。脚背腫脹。麻木痠軟。步履艱難。
一治濕鬱表分。遍體麻痺。筋絡不舒。骨節痠楚。
一治旅居客地。不服水土。兩足浮腫。飲食減少。
一治氣虛內虧。遍身浮腫。腹膨氣促。夜臥不安。

服法　每日服三次每次四錢宜於食前開水吞下每盒服三日服完……
功效　……
價目　每瓶大洋六角　外埠寄費加一郵票代洋九五折扣

總發行所　濟羣製藥社
本埠分售處……

唐拾義久咳丸爲治癆聖藥

人體多病　治癆首先　咳止根自　癆咳諸君　不可不試

總發行所上海三馬路石路口父子大藥房

諸毒盡消

□六零六專滅毒　梅毒風濕一經服保你根治永不復
□六零六專拔毒　瘍瘡癬疥一經搽保你脫痂生新肉

價目　內服六零六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外搽六零六每盒洋一元…

上海四馬路中　太和大藥房總發行　本外埠各藥房均有出售

本埠　外埠各大房

實驗保腎固精丸

青年之救星　補養之聖品

今人身體虛弱、百病叢生、探其原因、多由智識早開、心腎不固所致……

主治　身體虛弱　心腎不調　遺精夢泄　飲食乏味　耳鳴耳聾　腰背酸痛　夜不安眠　頭眩眼花　陽萎早泄

價目　每匣一元　每打十一元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望平街時事新報隔壁　愛華製藥會社
謹啓　外埠函購原班回件郵費寄資免加以圖普及

●分銷處
本埠　大馬路永安公司四馬路五洲藥房中英藥房太和藥房中西藥房西新橋濟華堂藥房十六舖大馬路美濟藥房
外埠各大房

遠東眼鏡公司

上海大新街三馬路南首

▶贈送美術鑽戒◀

本公司係眼光學家所組織開辦已歷三載信用卓著貨物精良驗光準確……

本公司聯歡券每張分贈各界親友以便一公司……
日購滿一元以上贈聯歡券一張
購滿五元以上贈聯歡券一張……

□捧角

（澹園）

捧角兩個字、在目下可算得盛行極了、平心論之、捧角不能算是一樁壞事、進一步說、還可以算得是一種美德哩、因為細細地講究起來、捧角兩個字、就是替一個伶人揄揚的意思、孔二先生說得好、『隱惡而揚善』、古人的傳贊裡面、往往把『見人一技之長、譽之勿絕口』等話、算是此人的美德、本來口角春風、益人而無損於己、何樂不為、倘然揄揚人家的好處、算是不對、那末專門罵人家的、就可以算做美德了嗎、現在有許多人大罵捧角、自以為是個守正不阿的好漢子、其實也不過是隨聲附和、要想在報紙上出出風頭罷了、照他們那樣說法、好像捧角這兩個字、比了偷錢抽大烟逛窰子等等、還要[illegible]、避[illegible]避掉[illegible]的名[illegible]有一個逢角必罵的方法了、因為自己要博一個不捧角之名、便不惜把人家大罵、這種人還能[illegible]一步說、能夠罵人而欲博一個不捧角之名的、還算是[illegible]、我眼見有幾個無恥的文人「頂了一[illegible]劇大家的招牌、板起了一[illegible]方[illegible]出角的面孔、把唱戲的個個晨罵、自以為是不捧角的清高名士、誰知暗地裡卻按月向伶人拿幾十塊錢的[illegible]度日、這種人的人格、請問比了那一班捧角的人、高在那裏、[illegible]的人格、比了捧角的[illegible]還要加上十倍、五十步笑百步、[illegible]且不[illegible]百步可以笑五十步嗎、有人問道、依你這們說、捧角是無可罵了、我說不然、譬如像程克捧朱琴心、把公款定座、强迫部員捐購看戲、這種捧角、當然要罵了、不過現在捧角的人、未必全像程克、決不能一筆抹煞、定要說捧角便是極不堪的事、伶人無論好壞、決不可替他們揄揚、這還像是一句話嗎、

□覆余空我論譚派書

（劉豁公）

空我先生左右、未識荊州、先覩大著、（私心快慰）、不可言、惟君於拙作『譚派』、頗有不滿之詞、僕竊惑焉、然事見仁見智、雖無強同之必要、然事實俱在、欲恃文筆之犀利以顛倒之、則勢亦有所不能、來書首謂海上評劇界沈寂已久、愚意殊不謂然、他姑不具論、但言發表大著之『新申』、即有楊塵因君、日撰戲談一篇、刻諸報首、同時復登足下與下走論譚派書、熱鬧極矣、而君以為沈寂果何指耶、[illegible]云今少、[illegible]毫無價值』云云、則與鄙意[illegible]於七年前、僕已詳論之、（原稿載新申報）、玆可以不贅、又謂『拙作謂英秀佳處、在聚程余三家之長、以余所見、則不盡如此、如陽平關、（即法大頭）、他如珠簾寨之由淨而生者無論矣、蓋以長庚之腔韻論、則大頭實較英秀為近、然不如英秀之善變耳、（此然字似宜改為特字膽大妄註幸勿見罪）以上云云、僕尤不解所謂、蓋拙作云、『據老戲迷孫十三爺幼山說、鑫培演戲的技能、確已優入聖域、因為他能將程長庚王九齡余三勝的長處、取精用宏、融合為一、所以一字一腔、都有來歷、不是胡亂唱的、這些話我雖不敢不信、卻也不敢全信、但是譚老板發音純潔、用腔精巧、確非一般的伶所能企及、他所以能彀自成一派、壓倒羣倫、當然也就在這上面了、不過演老生戲採用青衣老臉等角的腔調、也是一種不大正當的取巧辦法、這是大家要知道的、』由此觀之、可知所謂英秀佳處、在聚程王余三家之長者、乃孫幼山之言、非僕之言也、足下以為不盡如此、僕亦何嘗謂盡如此哉、且君謂英秀之陽平關取法大頭、僕亦不敢贊同、以譚汪為同時人、安知此陽平關之唱法、非同效法於程王諸老伶乎、至珠簾寨之由淨而生、即足下所謂善變、亦即下走所謂說老生戲採用青衣老臉等角腔調也、且君謂下走之評羅（筱寶）與（鐵庵）不無獎飾之嫌、是言也、僕亦不承、以僕雖戲迷、然與一般之伶人、絕少往極、豈似無賴文人、為伶人作傻相『跟包』?、妄作詠功頌德之文哉、尤當知我輩聽戲、處於客觀地位、與之所至、發為文章、對於伶之藝術、佳則褒之、而否則貶、無所用飾、更無謂所謂嫌也、且僕對於羅等、亦有貶辭、豈未見耶、如謂筱寶為窮斗所困、委靡不振的神氣、可為看官催眠、錢嗓音低啞、無論念唱、都很吃力等語、皆是貶詞、）又拙作許楊寶森云、『最近來滬的楊寶森、確是譚派中後起之秀、年紀雖幼、做戲卻很美到、和從前的吳鐵庵差仿不多、嘴裡非常乾淨、板槽也很穩重、嗓子發乙字調、那是譚派裡很少有的、[illegible]天春他的討魚稅、一出台就有神氣、上船下船搖槳的身段、做得非常自然、和教師交手的時候、比較的稍為鬆一些兒、唱念都有韶味、父女們打魚在河下一段搖板、唱得尤其受聽、昨夜晚吃酒醉和而衣臥那段正板裏、有些小腔、要得也很玲瓏、一句的差些『……就是二賢弟在河下相勸於我……』評五齡童云、『五齡童的人緣、總算不錯、所以他一到上海、就有些人給他說好話、我被這些說好話的先生說動了、趕緊跑去領教、恰巧那天他唱定軍山、扮相身段、確是不差、不過我聽來聽去、總聽不出他的好處來、在黃羅寶帳頒將令那段二六、和後面幾段流水、不但是嗓子越唱越出毛病、好像連板都沒有、……』以上云云、自信出之公道、而來書則謂之二人者、雖然藝術未臻上乘、然童齡如此、已非易易、『總覺較一般野狐行家勝什百矣、』格論之、則王（五齡童）嗓固不如之楊潤、而王做派身段、實較楊穩練多多、言外之意、似以僕之右楊而左王為失平允、實就君所云、王嗓固不如楊之潤、一語觀之、可知王之嗓劣矣、然則僕謂王嗓越唱越出毛病、非虛語矣、且君謂王之做派身段、較楊寶森為穩、僕亦有扮相身段、確是不差之語、特不承其優於寶森耳、君乃引為[illegible]事、不亦奇耶、至王唱定軍山時腔調板槽之精、當日在座諸人、類能道之、君雖曲為解說、恐亦不能掩盡天下人耳目、統觀來書、知君對於戲劇、亦有研究、果吾子欲收切磋之效、請於晚間六七時移玉至雅歌集、僕雖不敏、尚有一得之愚、甚願貢諸左右、若為王伶專作浮泛之辯論、外君雖欲見好於該伶、則僕與與彼無仇、殊不欲將彼演劇之缺點、一一披露於報紙、君即有言、恕不再復、海上暑侵人、諸祈珍攝、豁言、

□愛晚軒詩鈔

（楓隱）

□送黃太玄之甘肅

鶴望詩中美少年。征駒三度向秦川。別時天隴江南雪。到日春生塞上烟。驛路梅花迎舊雨。隴山鸚鵡識吟鞭。遙知草檄飛書暇。不令吹笳競病篇。

□奇文

濟公座右、一別多日、殊為念念、比維起居曼福為頌、弟返里後、不戒飲食、致患瀉泄、服藥多劑、尚未見愈、金鋼鑽報、久未寓目、不審近來精采何似、拙作亞鳳巢詩、乃五年前舊作、至今讀之、惟有慚愧、尚有數首、乞弗列出、功德無量、獨鶴澹盦時晤面否、舍弟其石、近在海上、欲以金石篆刻問世、如承不惜報中咫寸之地、刊一廣告、感甚感甚、匆此即頌大安不一、

□如是我聞

程艷秋在天津大舞台演唱、每晚係和聲社原班、前楊小樓與白牡丹合演戰宛城、臨時特和聲侯喜瑞約回、飾曹操、

前小翠花演得意緣、鏢打醜客、楊九陣風演四洲城、刀劈騙者、近斌慶社海派旦伶藍月春演鐵龍山、箭射聆者、二次中以箭射為最險、箭係鐵頭、極銳利、射時用力甚大、落在池子中間、幸未中人、為一健者以手接住、然亦險矣、

童伶花衫俞步蘭、近從陳德霖學戲、

楊小樓之松慶社、及余叔岩之勝雲社、每逢星期六星期日輪流在開明演唱、小梅喪祖母、鳳卿喪母、一時均不能登台、

□東南劇訊（[illegible]）

城南遊藝園、[illegible]不日開幕、[illegible]未小[illegible]從[illegible]七八尚和玉在滬不[illegible]富英合[illegible]一班、

□更正

上期[illegible]自[illegible]一篇、第六行[illegible]字誤排[illegible]、第十八行究字大約良字之誤、第十八行指字誤作情字、末行自愛誤植曰受、合函更正、

□曼翁雜談

酋長篇、敘美洲有一小部、十五年前為黑蛇部落所居、日耳曼人盡殲土人、占有其地、一日、有馬戲團至、大張布告、謂有黑蛇部落之酋長、古王之末孫、其部落之子遺、將於祖父壠上、自呈其藝、於是邨人好奇、恐趨觀之、且誇示妻孥、謂吾輩前所夷滅者、皆如此孱也、（反振下文）、未幾、獰厲之酋長出、預有馬戲隊長、囑座客加意靖謐、以酋長今方不懌、暴然踰常言出、乃大效、且事亦極奇、十五年前滅黑蛇部落者、今乃聞警而縮、（書中精義）此時酋長忽作戰時呼聲、既呈其技、目注鐙台、閃閃作異光、意將擊鐙墜地、火此座人、座人震恐失色、無復滅其種人時之勇氣、當時當千人而無懼者、今乃見一人而汗出、（書中精義）顧酋長殊不爾、持盤請於客曰、公將何以賜黑蛇末胤乎、於是衆心始大安、投以金錢、亂下如雨、蓋皆馬戲隊長、設計以動人耳、此篇於滅人之國者、時出譏嘲之筆、於亡國之遺、有深痛焉、箸者波蘭人、嘗力圖獨立、亡命去國、殊非濫費筆墨者可比也、其中諷刺、如『居人又就昔日絕黑蛇都落遺民之處、建慈善院、每禮拜日、牧師登壇說法、勸人當愛其鄰、勿戕害他人產業、及此他文明人道德、又嘗有學者游歷過者、為居人講述、其目曰、論各國民之權利』、所謂文明人講道德者、殊足令人失笑也、

▲歡迎投稿▲

凡投稿本報者、請於稿尾註明通信地址及真姓名、以便隨時通信、

特別廣告

（介紹牙科醫士）

（毛子祥先生）

毛子祥先生為牙科聖手、鄙人等患牙病者、均由毛君治愈拔牙毫不覺痛、嵌補蛀齒鑲配全口、亦均妥帖、特為介紹以告同病者、毛君寓二馬路□大慶里　孫玉聲　[illegible]茂祥　[illegible]　施濟羣　全啟

徵求　國華出版第一年第一期小說新報、有割愛者郵交奉天西門裏南城根念九號李海門謹酬值一元新小說或現金、後至郵璧

啓事

□外埠愛讀本報諸君鑒□

本報從八十一期起在外埠各地特設分銷處請愛讀諸君注意

蘇州　胥門外棗市趙義和米行趙眠雲君經理

常州　北門外斗巷居同茂木行居壽楠君經理

嘉興　集街嘉興日報館沈劍濤君經理

無錫　北門大橋街茂記派報社經理

北京　宣外西南園同文報館經理

本報第七十五期一張倘蒙割愛者原以短篇小說為酬　浙湖雙林鎮東蕩啟穎堂陳強夫收

二峨山人因事入川致答括花福昨日始到特此聲明

□百怪人傳

（偶廬）

□陳博士

陳博士、隱其名、江北人、少年肄業南京某學校、容貌衣冠、皆與衆殊、一校皆以怪人目之、其治學也、舉凡夫子所重由也喭參也魯柴也愚者、一以貫之、每遇月試、輒殿一軍、同學少年、或非笑之、博士大憤、誓於衆曰、陳某之不能冠若曹者、有如此日、由是夙興夜寐、孜孜學業、雖休沐日、亦勿少息、學校規例、每夕十時、即須熄燈、惟廁所中一燈煢然、達旦始滅、同學有中夜如厠者、輒見博士高踞坑沿、執卷疾誦、雖惡蠅繞頰、糞蛆爬履、亦弗之顧、如是者逾年、業果大進、校中教師、咸為刮目、三年卒業、名列第一、於是諸同學為之設宴、酒酣、博士執盞而起曰、諸君尤憶疇年之誓乎、今日何如、衆皆伏曰、如先生言、博士歡甚、為之引滿、未幾、入美京某大學、得博士位歸、近正從事實業教育、頗有聲於教育界云、

記余叔岩

二劇

（似淵自京寄）

前星期六、小余在開明演慶頂珠、入場為程繼仙前家庄、作武念均佳、惜嗓音欠潤、唱工因之略遜耳、九陣風一失手、致將刀誤拋至台下、中一觀者之額、血流如注、全堂譁然、閻九益[illegible]之、僅得采聲不少、次為陳德霖三擊掌、慢板二六、委婉饒味、調門正工以上、尤屬難能可貴、大軸余王慶頂珠、小余蕭恩、蕙芳桂英、長林教師、吉祥金福李俊、父女出場、余王台風均佳、叔岩唱父把網散句、把字簡潔、散字穩重、氣力不佳、氣字翻高收得好、蓄勢甚足、上船作派甚佳、推篙網路、網路嫌花式耳、李倪上船、桂英應聲作搖曳狀、而蕙芳呆若木雞、何退步乃爾、叔岩唱原板、佳腔甚多、吃酒時腔簡味永、臥字洒脫、在河下之腔較老譚所唱為花、拖五字緊接神字、圓活穩重、腔終仍歸本韻、自是可取、把打漁事、以斬截勝、不打漁以飄蕩勝、無計奈何白、計字略抑、何字再揚、飛過來料過去句、隨看隨唱、神情如畫、純聆是段、似譚及非譚者、均頗合理、被寶回家時、形容惱恨之狀甚肖、離家時面露憤恨慘痛之象、這門慶關亦能不關亦能等句、念得有聲有色、惜蕙芳太板耳、取刀擲刀時、黑暗中以鼓掌為號、三次以一二三別之、蕙芳每次均鼓掌二下、致不相符合、而上岸時蕙芳凡鼓掌四次、秩序紛亂、蕙芳於是劇之生疏可知矣、蕙芳盛時、雖蘭芳亦退避三舍、久輟未演、退步一至於比、即以嗓音論、乾枯竭蹶、已難不勝任矣、是日小余亦不甚賣力、除原板一段唱工外、與教師問答一場、最有精采、長林有老當益壯之概、與叔岩旗鼓相當、吉祥李俊、金福倪榮、均穩重、配角中上選也、次日、小余演打棍出箱、飾范仲禹、長林飾牛去樵夫、後半去差役、周樵各渾身段、應有盡有、然長林亦為之生色不少、原板捧打驚惶兩離分、分字之腔、與普通所唱不同、紆迴曲折、妙不可言、今日鬚生中僅叔岩與楊寶森能此耳、平板煞尾、各有變化、書房中作派亦佳、出箱極乾淨、是日純為賣力、精警處亦較慶頂珠為多、而長林之樵夫、金福之殺神、桂仙之葛登雲、亦均為增色不少、聞小余不日將赴西山避暑、果爾、有余劇癖者、又將望眼欲穿矣、

洛陽吳佩靈

（李文）

曹錕的兄弟、為曹銳曹鍈、這是大家所知道的、吳佩孚有無兄弟、他的兄弟叫何名字、恐怕知道的人很少、（編者按吳佩孚確有一弟、他的大名曾在新聞報二號字內見過、可惜現在記不得了、）從前王寵惠內閣時代、有個識字無多的院秘書長吳佩璜、和了高恩洪孫丹林、很有沆瀣、有許多人疑心他是洛吳的介弟、後來纔知一個是山東、一個浙江、原是風馬牛不相及、近日報上又發現了一個洛陽吳佩靈、吳佩孚人稱他為洛吳、這位吳佩靈、既是洛陽、又是吳佩、不免又有許多人要疑心他是洛吳的介弟、但據我們的眼光看來、何必望而知他決不是洛吳的介弟、何以呢、洛吳雖以洛陽得名、但他的籍貫、卻是山東省蓬萊縣、這位吳佩靈、標上洛陽二字、便可見得他是佩孚治下的百姓、不是佩孚譜上的兄弟了、所以吳佩靈這塊招戶、別人都說『[illegible]商標、近乎射利、』我卻要說『[illegible]招戶、庶不致誤』、

□看了呂美玉的失足恨

（S）

（續上）出了戲園、我問瓊君、對於美玉這齣戲的意見怎樣、他說、好、好在媚處媚、蕩處蕩、大方處大方、規矩處規矩、嬌恣處嬌恣、激烈處激烈、處處合戲情、回到家裏、已經一點半、卻老睡不着、無端的起了許多感想、第一想起邵力子先生曾說過這齣戲是侮辱女性的、我卻以為絲毫沒有侮辱女性、因為這戲是描寫男子的無情無義、欺騙女子、勸女子勿上當、並不是描寫女子的淫蕩、在看戲的人、個個都痛恨吳業民、而替倚寶琳可憐、替倚寶琳不平、可見並不侮辱女性、第二我在十年前也曾與一個女子發生過戀愛、但是我們倆無論如何親愛、如何要好、我總以禮自持、後來事變、我便另娶、伊便另嫁、我自問總算對得住伊、更對得住我現在的愛妻、要是那時候蔑一也如此這般了、如今看了這戲、良心上未免先慚愧、我以為結婚戀愛、都可自由、都應該自由、但是總應當到一年以上的朋友、再締婚約、在未正式結婚以前、更萬不可沖動性慾、男女之間、最有趣的、便是言情、一到有了性交關係以後、非但味同嚼蠟、而且愛情也從此就會慢慢的退減、所以總該慎之又慎、第三我有一個親戚、伊是一個留美女學生、在美國也遇到了一個吳業民這樣的人、這人還是個博士、而且是我的同鄉、結果之慘、雖不及倚寶琳、然而相去也幾希了、我因此戲便連想到伊、很替伊可憐、我想伊如果看了這戲、一定忍不住要痛哭的、第四我以為如果吳業民是個好人、寶琳的父母如果開通、吳業民便和前妻離了婚、娶了倚寶琳、這總算很正當很圓滿了、但是吳業民的前妻又怎樣呢、我寫到這裏、忽想起男女相去五百劫、那句俗語來、怕就是指的這種事罷、不禁為之長嘆、

□戲擬人力車夫致腳踏街車夫書

（鐵仙）

[illegible]（稱副其實）逖聽踊[illegible]式自由、憑四輪之[illegible]逞兩脛之搏風、某[illegible]慶莫及、慨利弊之切[illegible]、敢陳固陋、唯足[illegible]之興、已遍恆河沙數[illegible]作馬牛、所以然者、實[illegible]欲緊飯碗、不得不趨[illegible]淞馬路、有似虎口、[illegible]或計非命、而紅頂阿[illegible]誤路章、何敢照會、雖乘客之竹槓未敲、而崗警之木棍先嘗、此某等臨路拉車、中心惴惴者也、差喜洋莊生意、尚稱利市、故逢碧虬髯者、競以烈克曉（英語黃包車）呼之、冀邀知音也、然晚近洋人慕氣日深、每鍋於奔命、竟有不名一錢者、亦大可惡已、今足下涉世以來、睥睨一切、青衣尖帽、得意洋洋、曾不如某等奔波烈日之中、汗漿滂沱之苦耶、足下費力既省、標價何高、前車無覆轍之虞、後座有安身之穩、較諸某等、勞逸相差、伊乃太甚、毋是難安緘默、特致警告於足下、所謂物極必反、勢盛難繼、君等其欲共存於滬埠者、幸速劃兩全之策、否則我儕聯合千百萬同行、以謀對付之方、勢將鋌而走險、背城借一、不觀乎資本家之重壓勞力、本黨成罷工之酷劇、足下之地位、與某等僅一邱之貉耳、何足貴哉、繼之某等[illegible]日苟延殘喘、必較一日短長、弗謂言之弗預也、專佈腹心、佇候裁奪、人力車夫拜、

□來函照登

主筆先生惠鑒、敬者頃閱　貴報第八十九期、形同拐騙、記恣之下、不勝駭異、此事有關卑人與敝行等名譽所係、不能緘其以訛傳訛、破壞卑人等名譽也、據　貴報所云、南京路某花邊行有楊某者、雖未詳及敝行等切名、而實指之南京路相近其收買花邊而稱行者、祇敝行而已、予之所以扣留該婦花網、非有意吞沒彼貨、實因卑人身為浦東花邊公會會員、職任所在耳、我浦東名廠、每年發出白網、其不能收回者、不知凡幾、皆做戶之見市面低落、不肯交還、求售他處、當該婦之前來敝行也、卑人盤問一切、據說彼父葉某、向設花邊廠於浦東顧鎮、今已停歇、此網由該婦自結、而余察視之、知係江、所出、非浦東人所能結也、（吾業向購白網有三處、每處各異、熟悉敝業諸君盡能知之、）該婦情虛發急、際此時也、有一二十左右鄉人闖進敝行高聲大呼、予乃向彼婦詰、彼云我岳父（即該婦之父）顧某在浦東張江柵經營花邊、此網係吾妻所學結云云、噫世豈有近在岳婿夫婦之間、其所言姓名各異者耶、此予扣留該貨之又一點、當卑人與該人等論時、敝大班不在辦事處、後回、見該鄉人行為兇惡、於而推出門外、至於飽以老拳付洋五圓等、完全虛誣之至、當時予本欲控彼等入捕房、後經胡君安生從旁排解、限彼於數天內領該花邊廠主前來取去見貨乎見、　貴報所載、殊諸事實、完全相反、　貴報素持公理、決不憑一面之詞破壞卑人等名譽也、此稿請登入下期　貴報為荷、此請　公安、

謙禮洋行楊鴻奎鞠躬

社會小說　奈何天

（八十八）

（吳門程瞻廬）

第八回　機詐難防毋也不諒　孽緣已盡魂兮何之

所以這般多婆娘、聽得一聲長歎、分明見金珠獻納了降書、怎敢執拗、便手忙腳亂的替金珠妝扮起來、無多時刻、便扶上紅毡、和張三拜天拜地、結成夫婦、金珠縱然鄙棄張三、曾說他是個狗也不如的男子、到了那時、也只得和他做親、做親以後、金珠又遵守着『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兩句老話、盡那做妻子的職分、夫婦倆的感情、很是不惡、那狗也不如的張三、狗運亨通、不到十年、便扶搖直上、做到一位旅長大人、住在蘇州的誰也都曉得有一位赫赫炎炎的溫國忠溫旅長、這位溫旅長、便是十年以前的張三、

□各稿版權均歸本社所有禁止轉載翻印翻譯